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

辜胜阻 教授 曹誉波 王 敏 (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
武汉 430072)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当前传统经济增长动力难以持续,创新驱动的机制与环境尚未形成,消费成为经济发展最大“短板”。“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没有新动力、经济失去活力、贫富鸿沟加深,最终出现经济社会停滞的一种状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推动产业升级,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阶层 产业升级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均GDP不断攀升。1978年我国人均GDP仅为155美元,2001年突破1000美元下中等收入国家下限,又于2010年超过4000美元,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国已经成为了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¹国际经验表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至5000美元之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原有提高收入的因素不可持续,导致发展没有新动力、经济失去活力、贫富鸿沟加深,最终出现经济社会停滞,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研究发现,从1960年到2010年,大部分国家国民人均收入(GNI)增长迟缓,约有3/4的国家和地区依然位于中等收入水平,甚至回到低收入国家行列(如图1所示)。²自从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和亚洲开发银行总裁黑田彦彦均在不同场合提醒要警惕“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本文拟重点就我国当前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潜在风险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的路径选择进行研究。

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

长期以来,我国宏观政策始终坚持以保增长为目标导向,为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华丽转身”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过度依赖投资驱动的模式也悄然间埋下了经济结构失衡的重大“隐患”。再加上当前国外经济环境变化和国内资源要素约束不断强化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

(一)在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中,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短板”

在长期的发展中,政府逐渐形成了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推动来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惯性思维,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最大“短板”。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始终保持高速增长,“十一五”时期达到25.5%,⁴按不变价格测算,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上超过消费,特别是2002年以来,投资贡献率一直高于消费贡献率,并在2009年达到最大值,为54.5个百分点。由于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居民生活不能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导致国内市场规模受限,制约了内需的扩大。与之同时,“资金来自国外、产品销往国外”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也使得我国对外依存度持续攀高。据测算,上世纪9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徘徊在30%-

40%左右,2007年达到66.2%,2008年和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分别为59.2%和44.8%。⁵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出现结构性失衡,造成了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缺失,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特别是城乡居民消费水平。

(二)“做大蛋糕”的原有动力难以为继,“分好蛋糕”的理想与现实落差较大

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和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高度不平等”状态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做大蛋糕方面,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外因素正发生重大变化。从国际因素上看,欧美国家经济低迷,越南、印度等新兴国家“低价抢单”,国际市场面临萎缩的潜在风险,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在国内,随着“刘易斯拐点”逐步逼近,我国正逐渐丧失“人口红利”带来的比较优势。大批中小企业出现“招工难”、“用工贵”、“留工难”困难,而且人工成本大大攀升。再加上生产原料和资源环境代价不断攀升,企业税负压力持续增大难以逃避,两头挤压,企业利润微薄。同时,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严重不足。大量企业难以依托自主创新实现转型升级,长期处于“微笑曲线”底端。总的来说,我国刚刚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门槛,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已经丧失,传统经济增长动力难以持续,而创新驱动的机制与环境尚未形成,旧的已去,新的没来,正面临比较优势“真空”。

在分好蛋糕方面,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劳动报酬比重过低并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世界银行报告称,我国职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2007年间从56.3%逐年下降到35.1%,而大部分经合组织(OECD)国家都在60%以上。同时,我国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城乡之间、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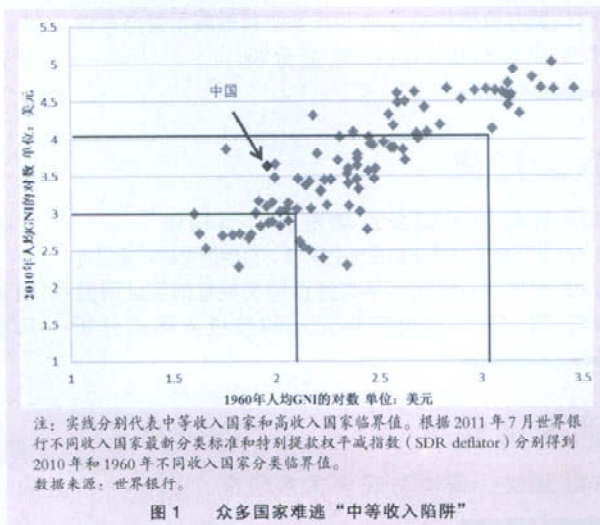


图1 众多国家难逃“中等收入陷阱”

之间、阶层之间和地区之间差距悬殊。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达3.3倍,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行业的收入差距扩大到15倍,全国收入最高10%人群和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达到23倍之多,人均GDP最高的地区与最低地区的收入差距达13倍。另有研究测算,我国基尼系数逼近0.5,且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广大低收入劳动者未能充分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

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扩大有效需求。对此,既要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消费群体,改变消费“短板”,也需推动产业升级与收入分配改革,使得经济进入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

(一) 积极扩大居民消费,壮大中等收入阶层,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

1. 推进新型城镇化,变农民为市民,扩大居民消费。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在内需与持久的增长动力。我国城镇化水平现已超过50%,但与同类国家60%的水平相比还差10个百分点。世界银行报告预测,未来2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接近70%,城镇化会成为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引擎。⁶城镇化不仅是引发消费需求、带动投资增长、推动经济服务化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实现安居乐业市民梦的重要手段。为此,我们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激活潜在需求”,使其变为“有效需求”。具体而言:要在发展城市集群的同时,依托县城和县域中心镇,发展一批中小城市,实现内涵型发展。要稳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实现进城农民工与市民的平权,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变为城镇居民。⁷要广泛吸取拉美一些国家过度城镇化的教训,防止城镇化脱离实体经济;同时也要把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上,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的局面。

2. 优化创业致富的环境,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让更多劳动者变成创业致富者。创业活动有利于扩大就业容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有测算表明,我国每千人不到10个中小企业,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每千人拥有的中小企业数量分别平均为50个、20-30个。推进创业,要鼓励和支持

各界劳动者和毕业大学生自主创业,降低创业门槛和创业成本,给予初创企业财税和金融支持,优化小型微型企业生存环境。要鼓励农民工就地创业或回乡创业,带动就业致富,提高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水平。⁸同时,要构建创业服务网络系统,优化创业服务体系,培育中介服务机构,提供有针对性的、有效率的创业服务。

3. 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化,培植具有高消费能力的“白领阶层”。有统计显示,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72%,而我国目前仅为40%左右。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可以让更多蓝领变成白领,培育大量中等收入阶层。要实施积极的产业扶持政策,以政策指导、财税优惠、融资支持、政府采购等措施,发展软件服务、现代物流、工业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同时,要运用现代经营方式、管理理念和技术加强对餐饮等传统消费型服务业的改造、提升,通过基础设施和技术标准的完善、行业协会的建设与监管、人员培训和人才培养等措施,促进休闲娱乐、文化创意等现代消费型服务业发展。

(二) 巩固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推动产业升级,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

1. 巩固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营造实业致富的市场环境,采取有效措施缓解中小企业生存困境,防范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当前要重视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的拓展,特别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宽实体型企业的发展空间。要努力减少投机暴利,限制投机暴富,挤压“炒”经济的空间,营造让勤劳做实业能富,创新做实业大富的市场环境。要以减税为重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防止多种因素叠加过快推高成本致使大量企业“硬着陆”。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调整,创新民资进入的方式,并立法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地位,营造各投资主体间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环境。

2. 鼓励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附加值。技术创新是企业获取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国际经验表明,研究开发资金占销售额1%的企业难以生存,占2%仅能维持,占5%才有较强的竞争能力。⁹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仅11.6%开展科技活动,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强度仅为0.61%。鼓励创新,政府要发挥财税

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引导作用,加强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培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构建支持自主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和融资体系,实现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两轮”驱动。要搭建中小企业创新信息服务平台,服务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交易,引导生产要素向创新领域集中。要培育“宽容失败、鼓励创新”的创新文化,营造实业致富、创新能大富的市场环境。

3. 调整分配结构,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确立均衡共享模式。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直接影响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有利于扩大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十二五”规划强调,收入分配改革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为此,当前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进程,改变财政收入增速快于企业利润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的现状,建立居民收入跟经济增长挂钩、劳动所得与企业效益挂钩、工资与物价水平挂钩的机制。要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引入多元公共服务投资体系,提高公共服务产品的社会供给能力,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1. 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J].中国人口科学,2011(1):2-15
2. Ivailo Izvorski. The middle-income trap, again? [EB/OL]: <http://blogs.worldbank.org/eastasiapacific/the-middle-income-trap-again>, 2011-02-09
3. 辜胜阻,杨威,武兢.中国改变消费短板须具备两大前提[N].华夏时报,2009-12-19
4. 国家统计局.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发展,建设成就硕果累累[EB/OL].中国统计信息网,2011-3-3
5. 辜胜阻,王敏.十二五经济转型需改变六大失衡[EB/OL].中国经济时报,2011-2-11
6. The World Bank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P.R.C.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Conference Edition)[R]. The World Bank, 2011:9
7. 辜胜阻.城镇化新政将引爆巨大内需[N].证券时报,2010-3-8
8. 辜胜阻.发展方式转变与企业战略转型[M].人民出版社,2011:5-6
9. 达铸之.民营企业也要重视核心竞争力[N].经济参考报,2004-11-10